

姑姑，你爱上了北乾人

我一惊，迅速起身离他远去：「陛下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……」

他一巴掌扇过去，然后拽住我的头发，将我的头重重的磕在地上，一下又一下。

「你哭丧着脸给谁看？觉得朕不配碰你？」

「那谁配？宸冬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，他还不是把你扔到了冰窟里。」

「你说他知道你上了朕的床，还每一个晚上都叫的这么骚吗？噢，兴许不知道，他军营里有的是女人。」

「跪下！自己打自己的脸，朕没说停不许停。」

他似乎又变成了我刚进宫时那个怪诞而恐怖的王，那时候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折磨我，他把我绑起来，在我周身放满蛆虫，他摸着我的手，说真好看，然后一个一个的把我的指甲拔下来……所有我难以想象的酷刑，都在那一年中受遍了。

眼前的恐怖怪诞的景象和回忆交织在一起，我终于忍受不了了，我拿起了刀，一把扎进了他的心口。

丹蚩看看胸口刀，像好奇一样，伸手摸了一下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我桀桀怪笑起来。

他不是人。

「美人，你躲什么？过来啊！你过来啊！」

我颤抖着后退着。

他的胸口青筋暴露，一些细密的红血丝，如同有生命一样顺着他的血管生长，他胸口的伤口中，迅速冒出嫩绿的枝丫，然后开出了五颜六色的花朵，那是秋芙蓉，只不过此刻太过密密麻麻，让人觉得恶心。

他的身躯、他的脸，迅速被花朵淹没了，只剩下一张嘴，牙齿焦黄，流着口涎，仍然在笑着说：「过来啊，美人，你给我过来啊！」

我一把推开他，却发现自己身上也染上了这样的花朵，它们从我皮肤迅速生根发芽，一口一口蚕食着我的内脏。。

他从身后抱住我，那张恶臭的嘴不住的亲吻着我的脖颈，我挣脱不开，只觉得痛到生不如死。

这时候，我看到了地上有一把刀。

我疯狂的去抓那把刀，划开腹部，将那恶心的花朵拽出来，可是那些花却在伤口上越开越多，无论如何也拽不完，我又恶心又害怕，这时候，我突然看到了葛老儿。

他站在外面，白翳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朝我阴冷的一笑。

「你，会，不，得，好，死！」

我悚然一惊，却猛然的睁开眼睛。

仍然是熟悉的寝殿，没有丹蚩，也没有什么花朵。

是梦。

我长舒了一口气。

怎么会做这种梦呢？难道那个什么格鲁真的诅咒了我？

我被自己的想法苦笑了一下，予不语怪力乱神，我自己都看过所谓的格鲁送行，不过是用药来融化尸体，居然会信这种荒诞不经的话。

「公主，你醒啦，有好一点吗？」

又春欢快的声音传来，她掀开床帘，笑容却戛然而止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才发现，我的腹部已经被血浸透了，一只尖锐的钗，正被我死死的攥在手里。

仓促包扎完了伤口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召见了奈何。

「陛下昨日喝多了，今日醒来知道格鲁死了，必定会雷霆之怒，说不定你们使臣，要把命留在这了。」

我一边泡茶一边说，可是这孩子不怕吓，仍是安安静静笑着。

「你笑什么？」

「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，皇后娘娘不会让我死的。」

「哼，凭什么？凭你师父那点面子吗？」我递给他茶盏，笑了笑，道：「尸检已经出来了，和你想的一样，是被重击后内脏破裂而死，而当时在内殿的，多半是些文臣、女眷、还有些不会武艺的侍卫，若说怀疑，头一个就是砥石王禹青了，说起来他当日突然跳出来要杀我，也像极了心虚。」

奈何低头喝茶，没有说话。

「但是，北乾人骨子里对格鲁终究是有几分敬畏的，我实在想不到他有什么杀格鲁的动机……可是若是换做一位南国人，就说得通了，你说了？」

奈何抬起头看着我，晨光中，那双褐色眼睛，竟然比茶水还要澄澈。

「你能从一代北乾名将手里夺下刀，就说明你能杀格鲁，甚至能杀宫中的每一个人。」我静静的看着那双眼睛，说：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你来大秦，想做什么？」

他轻轻叹口气，道：「小僧是出家人，所谓夺刀，不过为了说话。」

「说话？」

「就像那天，刀在我手里，才会有人听我说话。」

我心头轻震了一下。

「我来，只是来恭贺娘娘的生辰，除此之外，再无什么原因。」

他放下茶盏，低声说：「我是出家人，我本无所求，但见到娘娘之后，却觉得所求者众多。」

我皱起眉：「我听不明白，你直接告诉我你的目的什么？」

他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那……我的目的是，让娘娘过得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」

我几乎被他的荒唐逗笑了，道：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娘娘过得不好。」

「谁告诉你我过得不好，我一人之下……」

我正准备和他理论，又春来禀报：「公主，皇上叫您过去。」

格鲁还尚未有传承，相当于国教覆灭，丹蚩终于从醉生梦死中清醒过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发雷霆。

「三天时间！宸冬，查清楚是谁杀了格鲁，否则，当日在场的所有人都他妈给我死！」

宸冬立在堂下没有立刻应答，他当然需要犹豫一会，因为当时他的妻子也在场。

我支着头，坐在暴怒的丹蚩背后，一个一个的看过去。

那日在场的所有人都立在堂下，或恐慌、或委屈、或愤怒……唯有奈何站在那里，干净、从容、仿佛一尊没有七情六欲的菩萨。

「如果没有凶手呢？」宸冬突然开口道。

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」丹蚩道。

禹青在一旁几乎是在咆哮了：「还有什么意思！陛下！格鲁是狼首佛使者，谁能杀得了他？那个阵法！那个姿势！他分明是自尽！为了诅咒恶鬼而自尽！大哥！那女人就是恶鬼！是祸乱我大秦的妖孽！你护着她到什么时候！」

他的咆哮响彻在宫室内外，满堂静默，丹蚩阴森森抬起头，然后突然死死的扼住了禹青的喉咙！

「朕有没有说过……」他贴在禹青耳边，带着那种熟悉的神经质，说「……对皇后不敬者，杀！」

禹青发出痛苦的呜咽声，脸涨得通红，丹蚩看着他，狰狞的笑了，却是对宸冬说的：「我的儿子，你也觉得，格鲁是自尽吗？」

宸冬没有说话，一时间，整个宫室内噤若寒蝉。

突然，在一旁传来了少年清脆的声音：「陛下，格鲁并非自杀。」

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了奈何身上，他双手合十，缓缓施了一礼，道：「大秦内政，论理小僧不该妄言，但此事事关我等性命，小僧不得不据实相告。」

他停了一下，才说出那句石破天惊的话：「陛下，当日格鲁身下的法阵，是假的。」

此言一出，众人哗然，宸冬厉声喝道：「你找死！」

丹蚩却摆摆手，感兴趣的回看这少年：「你是那个什么，南朝小朝廷的使者，对吧？来，你说法阵是假的？凭什么？」

「小僧幼时，曾跟着一位格鲁修行过，虽然不能完全参悟格鲁巫术之奥妙，但是略懂一些起阵的样式，小僧可以确定，那一日的阵法，并非出自格鲁之手。」

宸冬握紧了拳头，青筋暴露，丹蚩也收敛了笑容：「你说跟格鲁修行过？你？」

我后来才知道，北人认为，一个部落只能留有一个格鲁，否则会招来凶兆，原来每一个部落都有格鲁的存在，但是随着丹蚩统一所有的草原部落，格鲁只剩下一个。

宸冬冷道：「凭这句话，他就该被剐死。」

「你有什么证据？」丹蚩看着他说。

奈何笑了一下，仿佛面前不是能把他撕碎的北乾人，而是一群重视的信徒。

「小僧愿意送葛老儿魂归狼首佛。」

我猛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。

狼首佛前，老人的身体已经腐烂了，恶臭不能忍，奈何俯下身，温柔的拥抱了他。

「身死此地

魂奔天际

狼行千里

只待归期。」

狼首佛下，众目睽睽，老人的身体慢慢的消散，一阵青烟奔腾上天，地上只留一滩清水，和几根骨头。

不会错的。

那是格鲁送行，那一日，我在营帐之中曾见识过的。

在我震惊到迷茫的目光中，所有北乾人都惶惶的下跪了。

「是狼首佛来接格鲁！」

「是格鲁归位了！」

「天佑我北乾！天佑大秦」

而奈何端坐在那里，仍然那么温柔沉静，可是青烟渺渺之中，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只狰狞的狼首，朝着北乾人，露出诡秘阴森的笑容。

「是狼首佛庇护，在此时降下了格鲁。」丹蚩朗声大笑：「你——」

「陛下」

一直沉默的宸冬突然开口，他没有像周围的人那样喜形于色的跪拜，而冷道：「他来到此地，格鲁死了，陛下不觉得太巧了吗？」

丹蚩略微收敛了笑容，又看向奈何：「你说格鲁是被人杀的吗？」

「是」

「很好，你和宸冬一起，三天内把凶手给朕找出来，你就是格鲁。」

此言一出，众人哗然。

宸冬站出来，一字一顿的说：「陛下，从未有过外族人担任格鲁先例。」

「可是这不是朕的旨意，若他能把凶手找出来，就是狼首佛的旨意。」丹蚩的瘾症似乎犯了，开始打哈欠，强撑着精神问：「这三天，禁卫军归你调度，你还想说什么吗？」

我盯着奈何，我以为他会拒绝，但是他只是双手合十，轻声道：「陛下，小僧还有一事相求，小僧自幼吃素，对北乾的饮食颇不习惯，请陛下准许小僧自筹饮食。」

「好。」丹蚩一边吸鼻子，一边对我说：「就给他安排个有小厨房的宫室。」

「是，陛下。」

丹蚩自觉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，急忙忙的离开去享受他的秋芙蓉大宴。

宸冬看着我，目光沉沉，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说：「你招来了个妖孽。」

对他我向来不服输，立刻回道：「我是恶鬼，他是妖孽，不是正好吗？」

宸冬拂袖而去。

初夏的风吹过荷叶，我屏退了宫人，亲自前面引路，带奈何去新的宫室。

「这宫室名叫青山院，邻着池塘，也有小厨房，很清静，本来是我避暑读书的地方，现在正好空着，这两天你就住在这里吧。」

「多谢娘娘」

大秦的宫室是依照枿城富豪的宅院扩建的，本来是没有这一处的，我封了皇后之后，便仿照我在南胥的寝宫，建了这一处宫室，微风吹过竹叶，水光荡漾，恍然间便回到少年时读书偷闲的好时光。

我在一片蔷薇花墙立住，然后转过头，凝视着他。

第一次见他，必然会惊讶于那种琉璃剔透的美貌，以致于一直没有细细瞧他的五官，他的眉毛浓密，眉骨很高，眼睛是褐色的，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北人相貌，而偏又有极其细挺的鼻子和脸型，以及南胥美人标准的白皙肤色，让人忽略了他脸上那些显而易见的北人特征。

这样的相貌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

「不论哪一族的格鲁，都不会把巫术传给南胥人。」我轻声说。

「我不算南胥人，亦不算北人，我的父亲是北人，母亲是商旅的女儿，两人结亲之后，父亲便不知所踪，母亲带着我在当初南北乾的边境做些小生意，便是在那时候遇到了那位格鲁……」

「够了，这些话你对陛下说过了，我不想再听一遍了。」

「那娘娘想听什么？」

我的手指，被我紧紧握着，白得近乎泛青，我看着他，脑内有个荒唐的想法呼之欲出。

「曾有那么一个人，他比我的命还重要，他是我在世上最后一个亲人，他死前最后一刻对我说，会化作清风明月，永远陪着我……」

我极力的克制，可是还是忍不住颤抖起来：「他有一双褐色的眼睛，他……也曾与格鲁修行过……」

奈何也凝视着我，天光水影倒映在他的眼睛里，美的近乎璀璨。他开口，我便觉得他要唤我姑姑。

可是他没有。

他双手合十，轻声道：「那人在皇后心上被挂念了这么多年，哪怕就是一缕孤魂，也是幸运的。」

「不是的！不是这样的」我不顾一切的抓着他的袖子，几乎在哀求道：「第一见面，还有晚宴上，三楼的露台，你分明有话对我说！」

他怔了一下，才道：「我以为皇后那时喝醉了。」

「你要对我说什么！你告诉我！」

「当日贫僧只是想替师父问，您是否是羲河公主……」

「没有别的了吗？你再想想呢！你见我就不曾觉得熟悉吗？」

「昨日，是小僧第一次见皇后。」他仍然很平静，道：「除了褐色眼睛，您那位故人还有其他什么标志吗？」

「当然……」

我混乱的脑海中，出现了夏挽小小的身影，他自小眉心便有一颗红痣，仿若菩提。我曾笑言，有了这颗痣，走到哪都丢不了。

而奈何，整个人仿佛玉石雕琢而成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。

我松开他的衣袖，缓缓滑到在地上。

最痛苦的，不是绝望，而是习惯了绝望，突然间窥见了光亮。我在期待什么呢？夏挽，是在我面前长刀贯胸而死的啊！

「皇后娘娘……」

他要扶我，我自己站起来，笑了笑：「你休息吧……我回去了。」

终究是我，太可笑了。

我浑浑噩噩的走回了寝宫，坐在梳妆台前，一抬眼，便瞧见了铜镜中的女子。

她执念深重的样子，可真丑。

我在梳妆台前枯坐了很久，恍惚间，又春进来与我说了些话，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日暮西沉，房间里昏昏暗暗，一只手搭在了我肩膀上。

「你坐在这里干什么？」

我一抬眼，却看见了宸冬，他一身居家的打扮，仿佛午睡刚起，随意的揽着我的肩膀。

「你——」

我有些吃惊，却只觉得一切都和我隔了层水波一样，他的手、他的面容，都那样的虚幻和不真切。

「闹脾气？」

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就扳过我的肩膀，仔细的瞧着我的脸，然后信手从梳妆台上捡起一支铜黛，我条件反射的躲了一下，「别动。」，他低声说，然后开始为我画眉。

那只杀人无数、一代武将的手，轻柔的抬着我的下巴，他皱着眉，眼神却温柔的像是夕阳湖光。

我恍惚的看着他，只觉得什么东西模糊着，又有什么东西慢慢的虚化成形。

他画完了，拿来铜镜让我看，铜镜里，他从背后抱着我，我们的脸亲密的贴在一起，他在我耳边轻声说：「同我们成婚那一日一样，夫人仍是北乾第一的美人。」

我怔怔的看着他。

是了，我十六岁那一年，北乾和南胥联姻，我远嫁给了北乾的大皇子，一开始我嫌弃他野蛮，后来一同经历许多事，才有了如今的举案齐眉。

「怎么哭了，嗯？」

他为我擦眼泪。

我喃喃道：「我做了噩梦，梦里我再也找不到你了。」

「怎么会呢？你是我的夫人，我孩子的母亲，我能去哪呢？」

他如同任何一个年轻禁不起撩拨的丈夫一样，侧头亲吻着我的脸，然后是脖颈，与此同时，手探入了我的衣襟，我低头看着他的手在我衣服下游走，我才发现，我穿的是天青绣锦。

似乎有什么东西是不对的……

他的抚摸逐渐往下，似乎有些不耐的一用力，衣服就被扯坏了，他抱起我，让我坐在他身上，一边亲吻我的锁骨，一边喃喃道：「这次回来，我就再也不出征了，就在家里同你生孩子好不好？」

我只觉得脑袋混沌极了，可是越过他的肩膀，我看到了一片雪地。

雪地之中，站着一个小小的孩子，他赤着脚，脸色惨白。

「姑姑」他轻轻说：「你爱上了北乾人。」

惶惶然中如一口巨钟被敲响，我猛然推开宸冬站起来，惊叫道：「我没有！」

梳妆台、黄昏的宫室、宸冬一时间全部消失了踪影，只剩下黑色的城墙下，漫天的大雪中，站着的夏挽。

「姑姑知道，死是什么滋味吗？我知道的，死是凉的。」

他苍白的手指，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声音还是那么清澈：「他的刀就从这儿，插到我心脏里，很凉，很疼，只那么一下，只觉得满城的灯火都熄灭了，我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那么久……」

血从他胸口汨汨流淌，一滴一滴的落在雪地上，触目惊心。

我失声痛哭：「对不起，夏挽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。」

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「你对不起的是整个南胥。」

突然之间，天旋地转，我发现我和他站在了一处悬崖之上，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如同呼啸在天地间的寒风：「你爱上了北乾人，你背叛了南胥。」

「我没有……我真的没有……」

我哭着跪坐在地上，却发现悬崖之下，正矗立着南胥的宫殿，它仍然像我看它的最后那一眼一样，沐浴着朝阳的晨光，却死气沉沉。

「那证明给我看，证明给你的子民看，你心里没有那个北乾人啊！」夏挽的眉目仍然天真纯净，可嘴角的笑容，却说说不出的邪气。

我看向自己的手，我的手掌之中，出现了一把刀。

「好。」

我恍恍惚惚的举起了它，对准的了自己的心口。

「我就把我的心剖出来给你看！」

我高高举起的那一刹那间，突然听到一声佛号响起，浑浑噩噩的脑子里，出现了一个很久之前的画面。

晚风吹起夏挽的衣衫，他站在城墙下，轻声说：「如若我佛有灵，我愿用生生世世的命运交换，让我死后化作清风明月，常伴姑姑左右，这样走夜路的时候，便不会再怕了。」

「快点！把你的心剖出来啊！」面前的「夏挽」用尖锐的童音咆哮着，我手中的刀，却落在了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我看着他，喃喃道：「你不是夏挽，夏挽不会这么对我的」

他爱我，这世界上的人都想我死，他也会爱我。」

面前的「夏挽」收敛了表情，变成了黑袍的祭司，是葛老儿，他用那双老态龙钟的眼睛看着我，阴森森的说：「你会不得好死！」

悬崖轰然崩塌，我飞速下坠着，南胥恢弘的宫殿，在眼前一闪而过。

然后，我睁开了眼睛。

奈何盘膝坐在我面前，我认识他以来，第一次看到他紧张的样子。

「你怎么会在我的寝宫？」我有气无力的说，一抬手，却发现我的手腕被他紧紧的攥在手里。

我没有斥责他的大胆，因为我正死死的抓着一个碎瓷片，手掌被尖锐的边缘割破了，整个手臂鲜血淋漓。

又春在一旁，颤抖着说：「公主，你刚才睡着了，又突然起来满嘴胡话，还摔碎了瓷器说要剖心，如果不是小师父来了，如果不是小师父来了……」她抖到说不下去。

奈何放开我的手，低声道：「对不起，是我失察。」

我没理会他莫名其妙的道歉，直接沙哑着嗓子问道：「葛老儿的诅咒，是不是？」

奈何已经平静了下来，他放开我的时候午安，转头问又春：

「皇后娘娘寝宫，可有来历不明的东西？」

又春茫然道：「日常用的东西，我都有清点，啊对了，寿礼，大多都清点后放入库房了，剩下的堆在了偏殿。」

「要把整个寝宫内院的东西一件一件的点清楚。」奈何说，他又转向我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严肃，他对我道：「格鲁的巫术并非都是无稽之谈，至少有些东西无法解释却真的能害人性命，其中有一种诅咒叫乱魂梦，中咒的人会深陷于噩梦之中，下咒的方法是将邪物放入卧室之中，而并非以身做咒，也就是说，葛老儿的确是被人杀死的，但在那之前，他就对您下过咒了。」

我喃喃道：「可是这是他这么多年第一次来宫中……」

「格鲁巫术是以物品为媒介，而并非法阵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将他下过咒的物品拿入宫中，就可以害人于无形。」

「乱魂梦，会让我怎么样？可以解开吗？」

「它会让你看到内心深处最恐惧的画面，并且会在梦中诱导你自残。一个梦比一个梦凶险，一般人即使没有死于自杀，也会在第七个梦之后，彻底的疯掉。」

我深深看了他许久，才别过脸，道：「怪力乱神之事，我不信。」

「皇后娘娘是怕，信了，便要相信我，从而被我控制。」他低头轻声说：「南胥人，娘娘也不信吗？」

「这么多年，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信，才活了下来。」我惨然一笑，准备起身：「更别说，你还不算是南胥人……」

「我会让娘娘信我。」他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道：「我不会让娘娘再受一丁点伤害！」

天快亮了，一些鸟鸣声遥远的传来，他第一次展露出了属于少年的执拗甚至急躁，我看着他，有些错愕的笑了，然后我起身离开，背对着他道：「你既修佛，要六根清净才是。」

我们一同检查了我寝宫之内所有的物品。

又春虽然脑子笨些，但做事极为认真，寝宫内外的一砖一瓦都有来路，最后，只剩下一口箱子。

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是大皇子为您送的寿礼。」

我皱眉，是了，只有这份礼，我没有看，也不想看。

我伸手想打开，被奈何挡住了，他伸手轻轻掀开那个箱子，看了一眼里面的东西，然后对我摇摇头，示意没有巫蛊之物，便要重新合上。

而就那么一瞬间，一抹瑰丽的青色一闪而过，我猛然站起来，走到箱子边上打开盖子。

……是一箱天青秀锦。

那天晚宴上，艳惊四座的大皇子妃穿得正是天青绣锦，她说，是宸冬送给她的，为了不辜负他的心意，即使是那样胆小谨慎的性子，也盛装穿去了宫宴。

宸冬竟送了一模一样的锦缎给我和他的妻子吗？

不对，不可能。

我和他那一段故事，早就成了朝堂内外津津乐道的野史艳闻，但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极为忌讳，他又怎么会故意给我和他的妻子送一样的东西呢？

我有些混乱，刚想和奈何说的时候，就听见了外面的嘈杂声。

又春急忙跑进来，道：「娘娘，大皇子来了……」

我刚刚起身，就看见宸冬带着一群兵士走进来——那不是宫中的禁卫，而是真正听他指令的亲兵，丹蚩居然允许他带兵进宫。

他目光阴沉的扫过我，和我旁边的奈何。

我又慢慢地坐下，道：「这么一大早就来母后请安，大皇子越发的孝顺了。」

他没有理会我，而是看向奈何，道：「听说昨日南奴使臣，在皇后娘娘寝宫过了夜？」

我不动声色的挡住奈何，笑道：「我听大师讲经，一不留神就听了一夜，这又关大皇子什么事呢？」

「自然与我无关。」他冷冷道：「今日来是想问你，宫人说，晚宴结束前半半个时辰，皇后娘娘不知去向，可有解释？」

「我去三楼的露台醒酒了。」

「可有人证？」

「又春」

「那便是没有」

「你不会在怀疑我用这半个时辰，去偏殿杀了葛老儿，又摆出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再折回来吧？」

「伺候葛老儿的内侍说，葛老儿出门特地换了衣服，不许别人跟随，似是与人有约，葛老儿乃一国大巫，大秦上下，谁配让他如此郑重？」

「那便是我吗？你这是……」我不动声色的打量了一下他身边的亲兵：「要押我去刑讯？」

「陛下派我调查真凶，我遵圣旨而已。」

「你是知道的，我现在就可以求一道圣旨让你人头落地。」

「但现在没有。」

气氛一时剑拔弩张起来，他手下的亲兵悄无声息的握紧了手中的佩刀，而我宫中的禁卫，早早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们围在了中间。

他做好了图穷匕见的准备。

但没关系，这是我地界，就算真的血流成河，我也有绝对的把握，让他死在我之前。

一片死寂中，奈何突然笑了。

「你笑什么！」宸冬厉声道。

「大皇子彻夜审讯，就审来这些东西吗？从入宴到结束，整整三个时辰，短暂离开宴席的，可不止皇后娘娘一个人。」奈何也站起来，身姿如松，他笑道：「比如您为什么不问问大皇子妃，宴席结束前的一个时辰，去了哪里？」

宸冬阴沉道：「她不胜酒力，随内侍去湖心亭醒酒。」

「可有人证？」

「当日内侍。」

「那便是没有。」

「荒谬，她一个弱女子如何杀人？」

奈何淡淡道：「可是，皇后娘娘便不是弱女子么？」

宸冬沉默了半晌，道：「你是当真不怕死。」

「陛下派我查出真相，虽死何惧？」

宸冬从战场淬炼出杀神一般的气势，奈何只是个少年僧人，站在他面前却没有丝毫的弱势。

宸冬阴冷道：「若三日内你无法找出凶手，第一个杀你的就是陛下！」

奈何轻轻笑着，温柔道：「可这才第一日。」

宸冬拂袖而去，我本想追上去问他天青绣锦的事情，却又站住了。

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怀疑什么。

我回去的时候，奈何正在摆弄一把古琴，这是丹蚩之前赏我的，也算是一把好琴，只是一直放着，我自己都忘了。

「你会弹琴？」

「和家里一位长辈略学过一些。」

「弹给我听。」

他信手拨弄琴弦，乐声便如水一样流淌在在宫室之中，那是一首南胥的古曲，叫《思归》。算不得多么好，但却让我心头慢慢地泛上酸楚。

南胥贵族子弟，无论男女，都是要学琴的，哥哥便是其中翘楚，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喜欢把我抱在怀里教我弹些简单的曲子，其中便有这首，《思归》。

「夜来相思梦，雪落扣门扉。」

暗问来者谁，疑是故人归」

其实南胥旧事，这些年已经被我忘得差不多了，我日日面对的是权谋与杀戮，我以为我不需要这些柔软的回忆。

可是随着奈何的出现，我发现，其实我从未忘记过。

可，你到底是谁呢？我凝视着他，在心里说，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保护我，还是毁灭我？

一曲终了。

我轻声道：「那天除了鱼宁，还有谁离席过？」

奈何从袖袋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我，道：「离席的人，以及时辰都在这本册子上了，娘娘请过目。」

「你什么时候查的？」我是真的吃惊。

奈何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的奉上茶盏。

我终于翻完的时候，只觉得万籁俱静，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。

「你早就知道谁是凶手了？」

「是」

「其实谁是凶手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们希望谁是凶手。」
我喃喃道。

奈何莞尔一笑：「他们怎么希望的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娘娘希望谁是凶手。」

我看着他眼睛，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见过那么安静的一双眼睛，就如同琥珀色的湖泊。

可是越是宁静的湖泊，越是带着暗潮汹涌的妖异。

我别开眼，道：「我只希望能维持现状，少些纷争。」

奈何点点头，不再说话，低头抚弄着琴弦。

「诅咒的事情……」

「娘娘放心，七日内，我一定会找到破解的办法。」

我瞧着他，心下却有几分不安，这时候我才发现，短短几日，他帮了我太多次，而我却没有表露出一丁点感谢和善意，这对他不公平。

「奈何，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？」

他低着头，却突然笑了一下，道：「这还是您第一次唤我的名字。」

我莫名的有几分脸红，故意恶声恶气的道：「名字不就是给人唤的吗？你不喜欢，我就叫你小和尚！小秃头！」

「不是这个意思。」

他仍是低着头拨弄着琴弦，我们的手臂并未相触，我却能觉察到轻微的热度，慢慢的传到我的手臂之上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时之间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只能听见遥远的蝉鸣声声。

又春走进来送茶点，不解道：「怎么摆着琴又不弹呢？有赏花，也有赏琴吗？」

我咳了一声，起身道：「你也该回去了，再怎么着也要做做样子查案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哦对，你还没有想说你想要什么呢？」

他抚摸了一下手中的琴身，道：「若娘娘肯割爱，可否将这把琴赏给我。」

这把琴？我走过去粗略的看了一下成色，是把好琴，但仅此而已了。

「拿去吧，是陛下原来的赏我的，北乾人不懂琴，若你喜欢，改日我寻一把好的给你。」

「这把便很好。」

他仔细的把琴装入琴盒之中，然后头也不抬的说了一句：「娘娘唤我什么，我都很喜欢。」

我一愣，他已经提着那把琴走了。

禹青在朝中的势力盘根错节，礼部、户部……朝中的肱股之臣几乎都是他的门生，而宸冬则牢牢将兵权掌控在手中，他们俩一战，北乾必然大乱，而丹蚩已然是个疯子的秘密便会公布于众，到时……北乾再也不会会有我的容身之地。

这些年我已经艰难的逐步在朝中培植我的势力，可是，南北之间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，少有北乾人真心对我投诚，也很少有南胥人能担任北乾的重要官职。这些年我仿若在刀刃上行走，一不留神，便是血光四溅。

我该怎么办？难道回西边的小朝廷吗？

这荒谬的念头一出来，我就被自己逗笑了。

这天下之大，哪有我可以「回去」的地方……

我处理了一天政务，夜色降临的时候，我让又春陪在我身边，时时警醒我，让我不至于睡去。

「又春，你说我是不是老了？」

又春仔细的瞧了瞧我，道：「打扮后比原来好看，现在不打扮，就比原来丑。」

我自嘲的一笑：「容色是最先衰败的，然后便是心性，我怕有一日，我终究再无心力和他们斡旋，到那个时候，你怎么办，在北乾的这些姐妹怎么办？」

又春很自然的说：「那我们就一同去找少爷，找不到，就还在小屋子过日子。」

少爷，贺兰知言，他那样一个卧龙凤雏的人物，这些年却渺无音讯，不知道是否还活在世上。

生平所经历的、我所见过的那些人，一时之间，如同走马灯一样出现在眼前，宸冬、禹青、鱼宁、瑰丽的天青绣锦、鬼魅般的葛老儿、还有暗潮涌动的晚宴……

我手指一松，手中的书便落在了地上，又春唤我的声音，变得很远。

我又做梦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